

一老友微信发来清华大学的讣告,潘际銮先生在4月19日离去了,享年95岁!接到噩耗,我悲悼不已。

校友会上的歌声

2011年5月4日,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西南联大北京校友大聚会上,我有幸认识潘先生。在活动现场,他忙前忙后,毫无耄耋老人的疲态。当时莅会的上百位校友都已越过80岁,与许多校友相比,出生在江西瑞昌的潘际銮先生算是年轻的,1944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(见左图)。像我所熟悉的许渊冲(1938级)、何兆武(1939级)等先生都是高他数届的学长。这些“八零”后聚在一起,像我们儿时过春节一样欢快。

大会第一项议程是唱《西南联大校歌》。全体起立,两三百号人的会议厅霎时安静下来。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教务长和附中校长的方堃先生(1944级电机,1922-2020)在前指挥,西南联大校友纵声高唱,人人神情肃穆,眼里闪光。是的,抗战必胜、中国必兴的报国热忱,已深深融入他们那一代师生的血脉里。

我送给潘先生刚刚出版

潘际銮:

那时的勤奋是超越功利的

·钟秀斌·

的关于梅贻琦校长的人物专著,他很高兴,跟我说了句,“谢谢!梅校长了不起!”当时我还觉得那只是一句寻常的客套话。2019年他应邀为《一个时代的斯文:清华校长梅贻琦》(修订版)作序时,在文后一段写道:“我到南昌大学任校长时也想效仿,但是行不通……”我才恍然醒悟,潘先生此言非虚。

朋友圈的“老先生”

再见潘先生时,已是2012年5月,仍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北京校友聚会上。当时他新当选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,准备做西南联大校友会网站,永久记载和保存《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》(已经出版50期),以及和西南联大相关的史料。得知我编过书,写过书,做过网站,潘先生专门就网站建设的相关问题与我探讨,邀请我参与西南联大校友网站工作。但后来我因杂事缠身未能应命,错过近距离跟潘先生学



习请教的绝好机会。后来,在清华大学支持下,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胡康健老师的努力下,西南联大校友会网站当年在清华校友总会网站上开通了。

2019年我在修订《一个时代的斯文:清华校长梅贻琦》时,想请潘先生为这本书作序。我们加了好友,那年他92岁。他慨然允诺,给我发了一些文献资料,并请胡康健老师转给我一篇他关于西南联大精神的讲稿,建议我根据需要,斟酌修改即可。3月18日,我编辑完毕后,将文稿发给他,没想到一小时后,他就给我回了微信,仔细地订正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。我

根据他的意见,修改了文章。

校园中的爱情“网红”

去年6月,一部介绍西南联大学子的纪录片《九零后》公映,潘先生再度成为焦点。他是16位90多岁西南联大学子主演之一。他说:“要做点儿大事,就是对国家或者对工程有贡献的事。”全国纵横国境22000公里高铁路程,涉及84万个焊接工艺,都是在潘先生的领导下完成的,这项世界首创的一流工程,是他80岁以后所做的工作。他平静地说,现在一点儿也不比年轻时做得少。他真正将学问做在祖国大好河山上。这是潘先生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记,

也是给我们多数人上的最后一课。

为什么在西南联大那么艰苦的时代,仍能高质量地完成学业?他说:“我们没有名利的想法。国家都快亡了,哪里想到去当个什么长,弄点儿什么钱。当时只有一个想法,国家兴旺,我们也许有出路;国家不兴旺,也就谈不上前途。那时的勤奋,都是超越功利的,个人的欲望很少。”

对于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,他总结道:“梅贻琦的观点是,大学是大师之学。西南联大办教育,所有院系请老师,都是当时那个领域里最杰出的人物。那时候的老师也非常不容易。拿工学院的老师来说,国家那样困难,他们还是回来了。他们从国外带回先进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内容,虽然是在战时,还是让我们接收到现代化的、先进的教育。”

90岁时,潘先生曾用自行车载着夫人李世豫,漫游在清华园里(见右图)。鹤发情深、白首共老的爱情童话,不仅火了清华园,也让潘先生在学术之外成了“网红”,感动了无数年轻人。(摘自4月26日《北京晚报》)

由一本书想起的往事

·陈建功·

香港作家潘耀明所著的《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》一书,我已期待很久。此书撰写之前,耀明兄曾翻箱倒篋,整理出所藏现代文人书画、手稿和信札,分别在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展览。随后,他把部分藏品的来龙去脉,加上他对这些学者、作家的人生历程、文化成就的考察,一一写了出来。我不能不为耀明兄找到一个绝妙角度为我们讲述这些蕴积多年、饱含深情的故事而高兴。

有口皆碑的“居停主人”

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,国门初开,在新时期率先活跃起来的作家们,有了各种出访机会,香港便成为经由之地。时任香港三联书店负责人的潘耀明,成了内地文场有口皆碑的“居停主人”。我和耀明兄的交往,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1984年,我和北京作家郑万隆应邀访问美国一个月,利用过境的机会,在香港逗留了几日,初次相识就得到耀明兄的盛情款待。

一次茶叙时,耀明兄问我和郑万隆,回到内地后,可否代为联系另外八位作家——冯骥才、王安忆、刘心武、贾平凹、张承志、韩少功、莫言、史铁生,加上我们二位,编选各自的作品集,介绍到台湾出版。以我当时的认知,台湾尚未解除所谓的“戒严”,引入大陆的作品有一定风险。



1994年,聚会于“忆苦思甜大杂院”,左起:陈祖芬、臧鸿、陈建功、金庸、金庸夫人、刘梦溪

作为十位作家中的一位,又是这一批书稿的大陆牵线人,我不能不对耀明兄说出自己的顾虑。耀明兄说,海峡两岸正掀起“大陆热”和“台湾热”,出版大陆新锐作家的作品集,恰为台湾读者所期待。他还告知,台湾那边力主推出此书并愿担纲主编的,是柏杨先生。由此,便有林白出版社出版十卷本的“中国大陆作家书系”,向台湾读者介绍了十位中青年作家的作品。初次交往我就感到,在我们与台湾、与港澳,乃至与世界华文创作者的交流方面,耀明兄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备受“忘年交”们信任、欣赏

在书中,潘耀明澄清了各种传言,他声明自己并非“金庸先生的秘书”“金庸先生的代言人”,而只是“金庸的小字辈朋友”,甚至说自己是“卑微的学生”。

我之有幸与金庸先生相识,也缘于耀明兄引见。应是1994年10月下旬,忽接耀明兄

来电,告知陪同金庸先生来京,想感受一下旧京民俗,问可有好的去处推荐。那时因写“京味小说”,我对旧京民俗有所涉猎。适逢北京西单北大街辟才胡同里,新开一家“忆苦思甜大杂院”,听这饭庄的名字,就有时移世变的滋味,可以感受旧京生活。耀明兄听了,连连道好。

我又建议,何妨把当下活跃的“叫卖大王”臧鸿请来助兴?出身于棚匠世家的臧鸿,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,曾以小买卖为生,新中国成立后钻研曲艺,尤以模仿旧京叫卖为一绝。我认识臧鸿的时候,他已经为《城南旧事》《四世同堂》等多部影视剧配过音,又曾给胡絮青表演,被她赞誉为“京城叫卖大王”。耀明兄听说我能邀来臧鸿,喜出望外,说查先生肯定会很开心。

应邀同来一聚的,还有刘梦溪、陈祖芬夫妇。梦溪儒雅含蓄,祖芬则少女般活泼,无论是菜谱还是掌故,总会引她脆声大笑。那天大家围席而坐,话题围绕旧京小吃展开。查先生兴致勃勃地品尝了豆汁儿,夫人则闻了闻,礼貌地抿了抿。又聊到旧京的天桥,臧鸿就按捺不住要表演了,查先生听得兴味盎然,有时忍不住拊掌称快。

为人诚恳而周到,加上文化的志趣,就是潘耀明备受“忘年交”们信任、欣赏,进而可以推心置腹的原因。(摘自4月29日《光明日报》)

钱君匋的雅趣

·曹积三·

念高中时,我读到钱君匋(见图)先生的诗集《冰壶韵墨》,到了大学,方渐次明晰,先生乃驰骋现当代文、艺两坛之巨擘。

编《名人雅趣》时,我赴上海造访先生,探问先生此生雅趣几何?他说道:“我从事的每一项工作,都是雅趣呀!”可不嘛,书籍装帧、编刊创社、写诗作赋、金石书法、挥洒丹青、抚琴谱曲、集宝收藏……哪一项不是雅趣呢?

我问,这其中可有最为得意之事?他沉吟片刻,道:“我为鲁迅先生的《十月》《死魂灵》《艺术论》等多部大作设计过封面和装帧,有天,先生邀我小酌,我俩把着锡壶老酒,聊起民族风格与时代的关系;还聊到世风、文人与风骨,先生之见地深刻而博远,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。”

“你与什么人交集,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向往;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就会有什么样的雅趣。”先生如是说。

他尊崇鲁迅,跟随恩师丰子恺,交际的有李叔同、黄宾虹、沈尹默、陈望道、于右任、吴昌硕、刘海粟、齐白石、沈迈士、吴湖帆、王个簃,以及茅盾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叶恭绰、陈巨来等一众民族文化大咖,他们的意趣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。

谈及沧桑过往,先生津津乐道的是章锡琛先生及其开办的开明书店。1927年8月,先



生走进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这家书店,在此,先生劳作七载,此间,他结识了丰子恺、赵景深、郑振铎、夏丏尊、叶圣陶、沈雁冰、章克标、方光焘、周子同等杰出的文化人。

于开明二楼,他为三十多位作家的作品设计过封面,包括鲁迅、赵景深、丰子恺、章锡琛、沈雁冰、顾均正、胡愈之、陈万里、黎锦明,以及柔石、胡也频、刘半农、巴金、周作人、曹禺;还有郁达夫、陈望道、汪静之、陈则恭、谢六逸、索非等巨擘精英。

先生告诉我,开明书店是个暖心而有趣的同道之家。店里有个每周一次的雅集,名曰“开明酒会”,即忙碌之后,大家聚在一起小酌,既消解埋头纸墨的疲惫,更借把酒之机聊创编之事。人们借着酒兴,许多的好创意就是伴着酒香而生。

那次上海之行,收获颇丰。先生拨冗为《名人雅趣》赐《酒》之大作一篇,为该书增添许多光彩。(摘自4月29日《天津日报》)